

綱鑑會纂卷之十一

鄧瑯王世貞鳳洲編

孝獻皇帝

諱協，宣帝次子也。蓋宣協皇太后而立之，在位二十一年。曹丕篡位，廢帝為山陽公，壽五十四而崩。○獻帝不

辰身備國屯終戎，四百本一作成賓。

關東起兵討卓

推袁紹

為盟主

圖

庚午初平元年正月卓統弘農王

○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

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

太守王匡屯河內曹操屯酸棗今河

南延津縣

袁術屯魯陽今河南眾各數萬

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

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陳泰曰夫政在德不在眾也卓不悅曰

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
公出自西州少與將帥閑習軍事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
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
以赴大羊鼓裂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卓乃悅旣
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
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何思卓不終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以王允爲司徒

卓素怨皇甫嵩徵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長史梁衍說嵩曰今徵
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東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

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

皇甫嵩
舍格天
之大業

發明

皇甫嵩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鳴張不能倡大義於天下乃束手就召其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而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者也

劫遷車
駕入長
安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劫遷天子車駕入長安董

王允內
謀王室

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

王允有
大臣之
度

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尹起莘曰

董卓遷都長安綱目書燒宮廟諸陵而不及民者何哉蓋孟子言民為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糜爛之禍若夫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為萬世法必以君宗廟為重而民次之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

孫堅舉
兵討卓

綱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堅至魯陽與袁術兵合術據南陽表

堅行破虜將軍

後其子權即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車步騎卒位是為吳王

行酒談笑整部西

入郡可傳檄而定

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渠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書法書據罪專也

綱以劉表為荊州刺史○表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越勸劉

表時為荊州刺史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表術字雖至

無能為也表曰善時江南賊甚盛術使越誘其帥至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定

綱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表紹等諸軍畏董卓之

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董車焚燒

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

遂引兵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

天下不可無不

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敢璽操還屯河內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以劉虞為太傅

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口目幽州牧劉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

劉虞有寬政

寬政勤督農桑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諸將奉虞為帝不受

辛未二年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口目時韓馥

袁紹等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

未能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安造逆謀以相垢汚邪

乃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按後漢書論曰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黃龍李漢之名宗子也

發明既不受而及書之者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脩塞諸陵而還○**孫堅進屯**

陽人

陽人古邑名卽陽人聚故城在河南梁縣

與董卓戰擊破之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

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

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

袁曉之疏舉家屠戮

而將軍受

浸潤之言遂相嫌疑何也術踧躅卽調發軍糧復進軍大谷卓自出與

戰敗走堅進至洛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

在城南甄

引軍還**魯陽**

發明

自諸君借義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此舉差強人意

不如

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紹密要公孫瓚取冀州**

使馥所親辛評荀諲等說馥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

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

袁氏四世三公富貴異於他族

馥曰皆不如也諲曰袁

袁氏一時之傑

冀州于

下之重

資

韓馥以冀州讓

民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

天下之重資彼若與公孫瓚併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當今之勢若舉

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然其計破長

史耿武等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仰待也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易與也

如嬰兒在服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

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袁紹字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

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後馥依張邈竟自殺書法年評

馥讓紹直書遂何誅意也紹於是不得為義舉矣

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

中山靖王名勝漢景帝第八子也垂手下膝顧曰見其耳少孤貧與母以販屨為業有

儀有大

志

公孫瓚

以劉備

為平原

相

三人恩

若兄弟

玄德行

義之修

二人卓

望有立

朱儁徵

歛兵計

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見瓚

以為平原相

備後為昭烈皇帝

口備少與

河東

屬山西

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

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紇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所

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口常山

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備見

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胡致堂曰

人之常情親則慢疏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

之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疎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之修而

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與庸人遠矣宜者卓

自劉表時為荊州刺史袁術使孫堅擊表表遣黃祖逆戰射堅殺之

綱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口口初卓入關留備守碓陽而備

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甲午移書州郡徵兵討臧徐州刺史陶謙遣

精兵三千助之發明朱偽討卓未幾及為所敗畧無尺寸之功然綱目

有不暇

領耳

官寧和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和寧寧和原王烈

原王烈

皆往依焉初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

顧鋤不顧

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三和原與寧俱以操

尚稱度虛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慮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

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姐豆非學者無

還山專講詩書

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格謂格度已下

格物

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

議格物

原逃歸慶亦不復追患按寧之養勝葆貞上安其賢下化其德焉可尚矣原之剛直而尚招尤不免如管寧之所說但自

共有守亦其次也若欲之黨忘悖逆獲罪名教斯為下矣

問管寧

邴原華

飲人品

何如

名聞在
原寧之

右
不使于

彦方知

盜牛守

劍

鑑 王烈繼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邴原有盜牛者王

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其乞不使王彦方烈知也烈知而使人謝之遣

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

心將生故與希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

丁南湖曰 此觀寧之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而矯情於一卿二子之出處其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川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充之也故卓曹操收伏后后閉戶匿壁中欲破戶發壁而入以致父子並位三公此即捉金之念溺之也然則二子窮貧雖相為友而晚節未墜則薰蕕判別矣○薰香草蕕惡草

荀彧王佐才

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焦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准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王申三年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縣破之遂

掠潁川○目初蒯淑有孫曰彧者有才名何顯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

及天下亂彧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略乃從操操與語

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

丁南湖曰荀彧志在復漢往從曹操操與言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而已露使或卿其不合即當求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議楚其後耶

朱子曰或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于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噫善論彧者其以斯爲斷案哉

王允誅

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

端姓七

密謀誅卓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呂布督力過人卓信

愛之誓為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布避得免允結布為內應布

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和布遂許

之早八朝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

賊應聲持戟刺卓越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其餘皆

不問吏士皆稱萬歲卓尸於市卓素肥吏為大炷置之膺中光達曙

者數日百姓歌舞於道乃詔允錄尚書以布為奮威將軍其求朝政卓

之死也蔡邕聞而驚嘆允叱邕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懸首刑

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字

伯喈字

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

後史為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史記謂武帝

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譏曰碑退

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成紀廢典其

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卓部將李催郭汜等遣使求救不得乃舉兵入長

安屯南宮掖門收允與琬殺之布走出關孫端不專討卓之勞歸功不

伐故得免於難

司馬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端有

尹起華曰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士允潛布腹心克殄元

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同郡郭林宗

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文曰催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說以皇甫嵩領

士孫端
有功不
伐

王允王
佐才

之意何也王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動声色使弑逆之虜一旦剿滅其有功于漢多矣天若旂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雖不測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

蔡虛齋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聲於柯亭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

奇聲絕識美音於焦尾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

琴悟殺心於聽琴嗚以酒食召邕邕聞彈琴聲曰以樂召我而有殺

我向鼓絃見蹉躑蹉躑方何鳴蹉蹉蹉將去而未飛蹉蹉為之一前一却吾

心聳然惟恐蹉蹉之失也此豈謂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笑曰此足

以當書石經於成句邕謂五經書之外著十志邕作漢記十志

之矣互謂婚姻之家及兩疏七事一事論明堂凡令廬墓而馴荒援連

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疏二事論災異之類廬墓而馴荒援連

理生侍母病不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毋卒廬則遠近歸其孝同居

三世與叔少從弟不分財產則鄉黨高其義指示宦官至於

江旃遺迹與會而不辭之實既越奈何董卓一辟劫之以威名古同辟

之稱疾不弛卓大怒罵曰我刀即斲然而應命信宿三遷三日之間

能族人豈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周歷三臺

卒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耶獲免焉邑之懷恩附逆罪難追矣而九

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袁了凡曰

讀蔡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也將擢卓於

則懷畏其威則謂也幸卓也死後

青州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時為東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

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收之資之以收大于此

霸王之業也宮因說濟北相鮑信等迎操領**兖州**刺史綱目書操入據

進擊黃巾悉降之得精兵三十餘萬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

曹操
兖州

綱十月曹操遣使上書○**目**操辟毛玠為河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

子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宜奉

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儲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

遣使詣張揚河內假塗西至長安董昭乃為操作書與催汜等致殷勤

催汜議留操使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孟德乃心

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從之

綱徵朱儁為太僕○**目**初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

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

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傳前倡義計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催汜劫制朝廷於是諸守相推儁為主使能糾率同盟

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倪手就召何耶是時朝命出於催汜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習俱失貽譏千古是果誰之咎與